

扬州、海盐等地出土蜀师铭文砖再考

余国江

提 要：清代扬州、海盐等地曾出土蜀师铭文砖，阮元、张廷济等考据学者进行断代、产地、制作者等方面的研究和交流，堪称清代金石学史上的一段佳话。近年来，海盐又出土两批蜀师铭文砖，再次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讨论，这是清代金石学与地方史研究的现代回响。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可对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考察：阮元所说“吴中屡见‘蜀师’古砖”之“吴中”实即浙江海盐和临平；蜀师指的是制砖者，即海盐一带的蜀姓工匠；蜀师铭文砖最初用于修筑海盐城、广陵城，城墙圮坏后被取作他用。

关键词：扬州城 海盐城 临平 蜀师铭文砖

清代乾隆六十年（1795）至光绪二年（1876）间，浙江海盐、江苏扬州等地出土为数不少的“蜀师”铭文砖，引起阮元、张燕昌、张廷济、冯云鹏、冯云鹤等一批学者的兴趣，或著录其拓片，或考订其时代、产地、制作者，成为清代金石学史上的一段佳话。^①近年，海盐旧城改造过程中又发现两批蜀师铭文砖，再次引起学界的关注，邵嘉平、吕金成先后撰文，就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梳理、探讨。^②笔者也曾留意过蜀师铭文砖^③，拜读邵、吕两位先生的文章后，又产生一些新的想法，写出以供方家参考。

一 出土地之“吴中”

现在已知出土蜀师铭文砖的地点，有江苏扬州、浙江海盐、临平等地，以海盐最多，且有近年出土实物为证。另据清代阮元《吴蜀师砖》诗序云：“吾乡平山堂下浚河得古砖，文二，曰‘蜀师’，其体在篆隶间，久载于张燕昌《金石契》中，未知为何代物？近年在吴中屡见‘蜀师’古砖，兼有吴永安三年及晋太康三年七月廿日‘蜀师’作者。”^④则吴中出土有“永安三年”“太康三年七月廿日蜀师作”两种铭文砖。吴中常指吴郡或苏州府，即今江苏苏州。不过暂时抛开阮元诗序，迄今未有苏州地区出土蜀师铭文砖的相关信息。

吴中又可泛指春秋时吴国之地，即今江苏南部、浙江北部一带。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载：“项梁杀人，与籍避仇于吴中。”《中国历史大辞典·历史地理卷》“吴中”条第一项“泛指春秋时吴国地”，即引此为例。^⑤又，唐代包融（润州延陵人）、贺知章（越州永兴人）、张旭（苏州

① 关于清代著录、考订蜀师铭文砖的情况，参见吕金成：《蜀师砖补说》，《印学研究》（第14辑），文物出版社，2019年，第173—182页。

② 邵嘉平：《蜀师砖考》，《印学研究》（第12辑），文物出版社，2018年，第102—106页。吕金成：《蜀师砖补说》，《印学研究》（第14辑），第173—182页。

③ 余国江：《阮元蜀师砖与隋炀帝陵考论辨正》，《中国地方志》2018年第6期。

④ 阮元撰，邓经元点校：《擘经室集·四集》卷6，中华书局，1993年，第843—844页。该诗序又题为《吴蜀师砖考》，见《擘经室集·三集》卷3，第660页。

⑤ 参见《中国历史大辞典·历史地理卷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411页。

吴县人)、张若虚(扬州人)同时知名，并称“吴中四士”^①。清代曹仁虎(嘉定人)、王鸣盛(嘉定人)、王昶(江苏青浦人)、钱大昕(嘉定人)、赵文哲(上海人)、吴泰来(江苏长洲人)、黄文莲(上海人)合称“吴中七子”^②。可见2000余年来，“吴中”常常被用来泛指吴地。

因为吴中这一泛称，笔者颇为怀疑阮元所说吴中并非狭义之苏州(吴中)，而是海盐、临平等地。验之阮元提及的吴中出土“永安三年”“太康三年七月廿日蜀师作”两种铭文砖，这一怀疑应是有道理的。

先看“永安三年”蜀师砖。张廷济《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》中“吴永安蜀师砖”跋云：“此砖‘蜀师’字少隐，然实可辨。侧有‘永安三年’字，又侧有‘蔡氏’字，恰为蔡培初广文所得，邑人多歌诗纪之”^③，并著录有拓片(见图1)。海盐人李聿求《题蔡望三永安三年蔡蜀师砖研》即“邑人多歌诗纪之”之一，诗云：

我闻唐时研，本是铜雀台中之瓦片。岂知寄奴城里杏花村，永安之砖今又见。左文蔡氏背蜀师，风雨剥蚀形离奇。铁为肌肤玉为骨，鳞鳞一片青铜皮。望三得自古垣边，风霜饱历不知凡几年。乃命良工制为研，君殆以此当力田。初疑陶研制自蜀王时，肌理细腻或过之。继疑中郎后人更造作，传之千载长留贻。古人砖埴殊有神，蝌蚪笔老尤绝伦。颓垣断甓久弃掷，一旦逢君重拂拭。酒酣耳热挥银毫，看君纸上云烟出。吁嗟乎！万物屈伸安可期，斯砖遭遇良有时。^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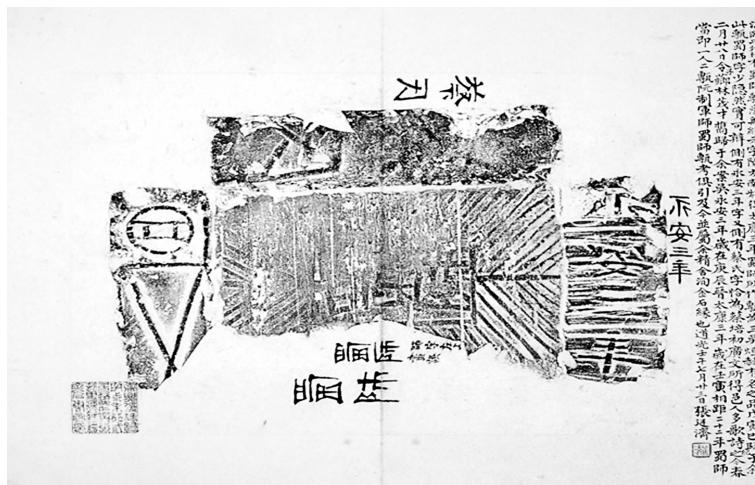


图1 “永安三年”蜀师砖

根据诗中所言可知，蔡望三就是“蔡培初广文”，“永安三年”蜀师砖发现于寄奴城的杏花村古垣旁。寄奴城，即海盐城。光绪《海盐县志》卷7《舆地考四·古迹》“故邑城”条按语

^① 《新唐书·刘晏传附包佶传》载：“佶字幼正，润州延陵人。父融，集贤院学士，与贺知章、张旭、张若虚有名当时，号‘吴中四士’。”《新唐书》卷149，中华书局，1975年标点本，第4798—4799页。

^② 《清史稿·文苑传二·曹仁虎传》载：“曹仁虎，字来殷，嘉定人。……与王鸣盛、王昶、钱大昕、赵文哲及吴泰来、黄文莲称‘吴中七子’。”《清史稿》卷485，中华书局，1977年标点本，第13381页。

^③ 张廷济：《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》第5册，京都大学藏手拓手写原稿本（原稿无页码）。

^④ 上海图书馆编：《中国家谱资料选编》第5册《诗文卷》（上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838页。

云：“宋高祖追海贼孙恩，筑城于海盐故治。……刘裕字寄奴，因城为刘裕所筑，故亦称寄奴城也。”^① 所以“永安三年”蜀师砖也出自海盐。

再看“太康三年”蜀师砖。张廷济《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》中“晋太康蜀师砖”跋云：“此‘太康三年七月廿日蜀师所作’砖，陈南叔克明所访获”^②，并著录有拓片（见图2）。阮元《两浙金石志》“晋太康砖”条云：“右三砖，一仁和赵茂才坦藏……一钱唐赵氏辑宁藏……一□□某氏藏，文曰‘太康三年七月廿日蜀师所作’十二字。此三砖皆出于临平山中。”^③ 其中的“□□某氏藏”蜀师砖，从铭文看，当即张廷济所说的“陈南叔克明所访获”者。因此可知陈南叔所得“太康三年”蜀师砖出自临平。



图2 “太康三年”蜀师砖

^① 王彬修，徐用仪纂：光绪《海盐县志》卷7，“中国方志丛书”，台湾成文出版社，1975年。

^② 张廷济：《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》第5册，京都大学藏手拓手写原稿本。

^③ 阮元主编：《两浙金石志》卷1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11页。

海盐、临平两地都位于浙江北部，属于同一地域。张廷济称“陈友南叔得‘太康三年蜀师所作’砖，为三吴煊赫有名之品”^①，阮元称“吴中屡见‘蜀师’古砖”，“三吴”“吴中”，均是泛称。明乎此，我们就可以确定，现在已知出土蜀师砖的地点，只有浙江海盐、临平与江苏扬州三地。

二 “蜀师”释义

关于蜀师铭文砖“蜀师”的含义，主要有3种不同观点：一是阮元所说“蜀师为吴中作砖之氏”，二是范笑我提出的殡葬师职业称呼之说，三是邵嘉平等认为的蜀国工匠。^②

参考吕金成《蜀师砖补说》一文的梳理，蜀师铭文砖主要有以下几种铭文格式：1. 蜀师（出自海盐、扬州）；2. 蜀师、永安三年、蔡氏（出自海盐）；3. 太康三年七月廿日蜀师所作（出自临平）；4. 元康年吴师蜀师作（出自海盐）。从第3、4两种铭文看，“师”无疑指的是砖的制作者。“师”可以指“专精某种技艺的人”^③。与蜀师铭文砖时代大致相当的汉六朝时期，制作某种器物的工匠常自称为“师”。王仲殊《吴镜师陈世所作神兽镜论考》一文曾指出：“根据许多铜镜铭文，可以知道，至少自东汉以降，包括三国、两晋、南北朝，制作铜镜的工匠往往自称为‘师’。有时在‘师’字之前加各种修饰语和限定词，如加衿夸之词而称‘名师’‘大师’，加工作任务而称‘工师’‘作师’，加工官之名而称‘右尚方师’，加工匠籍贯或作坊所在地名而称‘会稽师’‘山阴师’，加工匠姓氏而称‘柏师’‘朱师’‘杜师’，等等。”^④东汉扶侯鍊有“阳嘉三年九月十八日，雷师作。直二千五百。扶侯鍊。宜□”铭文。^⑤南京赵士岗孙吴墓出土的一件青瓷虎子，器身有“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”铭文。^⑥这些虽然是三国孙吴及前后时代的铜镜、铜器、瓷器制作者称为“师”的情况，但推之于铭文砖，无疑也是成立的。

至于“蜀”字，习惯性的看法是将其作为蜀地来理解。但检索史料未发现孙吴时期蜀地工匠至孙吴的相关记载。如果认为与西晋咸宁五年（279）灭吴战争中益州刺史王濬有关，则无法解释“永安三年”蜀师铭文砖何以产生的问题，因为永安三年（260）要早于晋灭吴近20年。

我们认为，蜀师铭文砖之“蜀”可能是姓氏。这与铜镜、铜钟制作者因为姓氏而称“柏师”“朱师”“杜师”“雷师”是同一道理。汉代铭文砖中，也可见类似的例子，如宋代洪适《隶续》著录的“永初元年景师造”铭文砖，“近岁出于蜀中”^⑦。2012—2013年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天回镇老官山墓地清理4座西汉时期墓葬，其中M1中出土多件“景氏”铭文耳杯。根据文献推测，M1墓主为楚国王族“景氏”后裔，西汉初年因为“强本弱末”政策被刘邦迁入关中地区。刘邦平定异姓王后，景氏伯流系迁入蜀地梓潼县，成为当地的望族，至迟到西汉中期梓潼景氏一支又迁入成都地区。^⑧东汉中期制作“永初元年景师造”铭文砖的“景师”，可能就是这些

^① 张廷济：《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》第5册，京都大学藏手拓手写原稿本。

^② 参见邵嘉平：《蜀师砖考》，第105页。

^③ 罗竹风主编：《汉语大词典》（缩印本），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07年，上卷，第1745页。

^④ 王仲殊：《吴镜师陈世所作神兽镜论考》，《考古》1986年第11期。

^⑤ 参见牟华林：《汉金文辑校》，光明日报出版社，2017年，第55页。

^⑥ 参见南京博物馆编：《江苏六朝青瓷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0年，彩图1。

^⑦ 洪适：《隶续》卷14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，第418页。

^⑧ 参见索德浩：《成都老官山汉墓M1墓主族属考察》，《考古》2016年第5期。

西汉初年迁入蜀地的景氏的后裔。另外，浙江出土东汉“延光三年九月孙师作壁”^① 铭文砖（见图3），东汉“永元十二年三月卅日黄师作牢”^② 铭文砖（见图4），“孙师”“黄师”无疑也指的是孙姓、吴姓的制作者。



图3 “孙师”铭文砖



图4 “黄师”铭文砖

蜀姓颇为少见，据《姓觿》载：“《姓考》云：帝喾封支子于蜀，后为秦所灭，以国为氏。《姓纂》云：蜀山氏之后。”^③ 可知蜀姓一源出于古蜀国，帝喾封支子于蜀，后为秦所灭，子孙遂以国名为氏，一源出于古蜀山氏，后有改蜀氏者。蜀姓虽少，且未见历史文化名人，然而细流绵延，至今仍存。《中华古今姓氏大辞典》云：“蜀，现行较罕见姓氏。今北京、浙江之余姚、四川之成都等地有分布。”^④ 北京为数百年之统一王朝的都城，成都为蜀地，两处有蜀姓，十分容易理解。浙江余杭有蜀姓，则颇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，因为出土蜀师铭文砖的临平山正位于余杭境内，海盐与余杭也很临近，相距不过百里。孙吴海盐、临平的蜀姓之人与现代余杭的蜀姓之人，其间可能有着某种一脉相承的联系。我们推测，古蜀国的蜀姓之人因为某种机缘，曾有一支迁徙至海盐、余杭一带。这群人在孙吴时以制砖为业，蜀师铭文砖即与他们有关。

三 蜀师铭文砖与扬州城、海盐城

因为蜀师铭文砖绝大多数出土于海盐、余杭临平，加之余杭有蜀姓之人居住，所以我们认为，蜀师铭文砖的制造地应该就是海盐及其附近地区。那么，何以扬州也会出现蜀师铭文砖呢？探明这一问题，对于判定蜀师铭文砖的最初用途是十分重要的。

前引阮元《吴蜀师砖》诗序云：“吾乡平山堂下浚河得古砖，文二，曰‘蜀师’……按扬州当三国时多为魏据，惟吴五凤二年孙峻城广陵而功未就，见于《吴志》本传。此年纪与永安、

① 李国新：《浙江省汉晋画像经典图像赏析》，河南大学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168页。

② 贾广雅：《汉砖书法艺术研究》，中国美术学院硕士论文，2016年，第12页。

③ 陈士元：《姓觿》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，第281页。

④ 窦学田编撰：《中华古今姓氏大辞典》，警官教育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562页。

太康相近，然则此砖为孙峻所作广陵城甓无疑矣。”^① 笔者曾经对阮元此说有所怀疑，现在看来，阮元所言极可能是正确的。孙峻把持孙吴朝政后，欲北上伐魏。《三国志·吴书·三嗣主传》载：“（五凤）二年……使卫尉冯朝城广陵，拜将军吴穰为广陵太守，留略为东海太守。……以冯朝为监军使者，督徐州诸军事，民饥，军士怨畔。”^②《三国志·吴书·滕胤传》载：“峻欲城广陵，朝臣知其不可城，而畏之莫敢言。唯滕胤谏止，不从，而功竟不就。……其明年，文钦说峻征魏，峻使钦与吕据、车骑将军刘纂、镇南将军朱异、前将军唐咨自江都入淮、泗，以图青、徐。”^③《宋书·五行志二》载：“吴孙亮五凤二年……七月，城广陵、东海二郡。”^④

综合这些史料来看，孙峻于太平元年（256）伐魏，但此前已经开始进行准备工作。五凤二年（255），以吴穰为广陵太守、留略为东海太守修筑广陵、东海二城，无疑就是为了伐魏。修筑扬州（广陵）城有种种困难，“朝臣知其不可城”，扬州本地缺乏筑城的城砖可能就是困难之一。孙峻作为孙吴权臣，可以调集国内各种人力、物力资源，将海盐一带的蜀师或者他们制作的铭文砖运送到广陵筑城，是完全可能的。扬州发现蜀师铭文砖的平山堂下之河道，具体位置虽然不详，但平山堂位于汉代至六朝广陵城的西南角，其下河道或是广陵城西护城河，或是南护城河西段一线。结合蜀师铭文砖的时代、出土位置来判断，蜀师铭文砖应该是孙峻修筑广陵城所用之砖。因为孙峻修城最终“功竟不就”，所以扬州发现蜀师铭文砖数量极少，也就可以理解了。

海盐发现的大量蜀师铭文砖，最初也极可能是城砖。至少从汉代开始，海盐就是产盐之地。《旧唐书·地理志三》载，“海盐，汉县，属会稽郡”，“盐官，汉海盐县地，有盐官，吴遂名县”^⑤。孙吴时，海盐一带仍为重要的海盐产地，特设有司盐校尉之官。汉代以来，沿海的“会稽海贼”活动频繁，孙吴时依然继续危害沿海地区。^⑥《三国志·吴书·三嗣主传》载，永安七年（264），“秋七月，海贼破海盐，杀司盐校尉骆秀”^⑦。该条史料透露的信息值得寻味。我们推测，在攻破海盐之前，海贼曾经长期骚扰海盐，孙吴为保护盐业、防御海贼，自然应当修筑城池、烧制城砖。张廷济《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》云：“海盐城内外旧有‘蜀师’篆文砖”^⑧，具体而言，有海盐东门外滨海渔舍废垣、东门外古井中、近海的海盐高级中学对面仓库旧墙、海滩以及城内杏花村等处。尤其是“寄奴城里杏花村”的“永安三年”蜀师砖和海盐城东门外出土的蜀师砖，使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它们原本应是孙吴晚期至西晋初年修筑海盐城所用之城砖。迨及后世，城墙年久圮坏后，百姓将残存之砖移作他用，或砌渔舍，或筑仓库墙壁，或垒为砖井，也是可能的。

（作者单位：扬州城大遗址保护中心）

本文责编：周全

- ^① 阮元撰，邓经元点校：《挚经室集·四集》卷6，第843—844页。“太康”原作“永康”，据文意及蜀师砖铭文径改。
- ^② 《三国志》卷48《吴书·三嗣主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82年标点本，第1152—1153页。
- ^③ 《三国志》卷64《吴书·滕胤传》，第1445—1446页。
- ^④ 《宋书》卷31《五行志二》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标点本，第905页。
- ^⑤ 《旧唐书》卷40《地理志三》，中华书局，1975年标点本，第1587、1588页。
- ^⑥ 参见王子今、李禹阶：《汉代的“海贼”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2010年第1期。
- ^⑦ 《三国志》卷48《吴书·三嗣主传》，第1161页。
- ^⑧ 张廷济：《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》第5册，京都大学藏手拓手写原稿本。